隋書五十二卷

特進臣魏徵

列傳十八

達奚長儒字當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齊之役恒

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
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
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
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
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
次以待景軍景至舩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丘
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

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郊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太
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
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
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
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
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
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
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
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

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飛絹奪於
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
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
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
猖狂輒犯邊塞天子之衆弥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
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書通宵四面抗敵
九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
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
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

可上柱國餘勳廻授一子其戰士將士皆贈官三轉
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
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
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
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
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
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
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總
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

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
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
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
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
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
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
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
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
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授命誅討應機蕩
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
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
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
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
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
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
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峻

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
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爲上大
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
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埸拓土
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祗
承榮冊可不愼敷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
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揔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
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
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

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
五州兵人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
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勑子幹勒民
爲保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
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
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
邊境未寧不可廣爲內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
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
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弥不獲安只可嚴謹斥

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

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

[illegible]以榆關作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勳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官至懿安太守子幹已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洺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

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
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
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迴
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
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
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
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
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
拜上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

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士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
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
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
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
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
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龍言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
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
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
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

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
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
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
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
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
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
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
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
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

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
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
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
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
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
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
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
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
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

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揔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諱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

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
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
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
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
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
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
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
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
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
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撲殺之
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
歲拔擢委任每揔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
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爲民興患朕備有成勑令
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勑令住致爨翫尋爲反
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
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揔戎進討蕃
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凶衆欲相抗拒既見軍威便

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而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弃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丞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畧上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

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
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
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
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
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
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
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
尋授驩州道行軍擬[illegible]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
客休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

府秦[illegible]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
綱舟師趣北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年正月軍
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
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
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
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
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
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
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

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
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畧恭
行天討飲氷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
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
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
昱王樹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
時昱樹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
爲丞相以行軍揔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
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揔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

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
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
克捷擣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
揔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
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
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畧開皇中頻以行
軍揔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
揔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
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

人性果烈善[illegible]射數以行軍摠管討西南夷每有功
封白水郡公[illegible]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為邊患
朝廷以其威名歷岷[illegible]一州摠管以鎮之後與周法
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為賊
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
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為
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為賊所執殺
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
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摠管鎮邊[illegible]戰必單騎陷陣

官至柱國蘭利二州摠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
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為行軍摠管擊胡以功官
至柱國徐州摠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摠統師旅
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千萬之虜師殲
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
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
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
所拍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

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既令無私治軍嚴肅兄前後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忘列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嚮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五十三卷終

特進臣魏徵上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熊魏太尉父夔遠周渭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領右親衛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

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
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
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
刺史轉玉壁揔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
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
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揔管並
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揔管部內夷獠猶有
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
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
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揔管率衆討謙以
功遷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
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
喜勤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揔
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
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東
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

藝慷慨有志畧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
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
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
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
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定鄜二州刺
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揔管從梁睿擊平
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
揔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
州揔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揔管率衆討之不

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
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揔管從秦
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
揔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
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
綸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
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揔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

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
辭令仕魏為直閤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内殿從容謂曰朕
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
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
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
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
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
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荅曰僕憑式
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
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
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
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
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
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
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
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

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友恭
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
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
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
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
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
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
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
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
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
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
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
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
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
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
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難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

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友恭
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
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
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
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
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
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
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
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揔
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
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
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
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
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
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
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難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

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州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

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户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卧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甫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在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旅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内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户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

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
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領襄陽尋病卒時
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謚
曰襄子楷嗣宮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
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
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
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
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
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
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
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
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
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
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
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俱有
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

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尚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諱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摠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摠管李充言於爽曰周

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畧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畧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摠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

軍還復領行軍揔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揔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揔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州揔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畧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畧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遣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

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
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
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
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
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
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
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
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
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

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
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
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
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
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
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
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
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
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

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弟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揔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廵警嚴廓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隋書五十四卷終　列傳十九

隋書　廿五卷

唐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二十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克倉塠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

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於相州每戰有
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
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
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揔管
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
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舩六百餘艘度
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
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揔管

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
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
皆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
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
百餘口拜洪州揔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揔管賀婁
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揄林國之重鎮安得
子幹之輩平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揄林者莫過
杜彥於是徵拜雲州揔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
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

子寶虔爵丞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揔管從
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揔統五十營事及
還拜朔州揔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揚素擊走之是
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揔管
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勃海蓨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
幼聰敏表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封
清河王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
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
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
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
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勱
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
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
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躰若得今日
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
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

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生不從
遂棄鄴東遁勱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
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
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
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
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
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
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楊州事後拜楚州刺史
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

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
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
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
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
群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
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蒨項縱其
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
荒悖滋甚牝雞伺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

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猒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洞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迩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艦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勳爲行軍揔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勳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王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藏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勳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勳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餽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維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玄

伯官至司徒惟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
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
街見童兒群戲有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
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
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牀而
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逾
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
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畧涉經史數年之間人病
吳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

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
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三百
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
為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和中增邑三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為
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
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為護軍大將軍歲餘轉
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
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

拜金州摠管尋轉徐州摠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摠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民安

[illegible]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illegible]摠管時高祖爲定州摠管文獻皇后自京師[illegible]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illegible]限法不敢輒貴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illegible]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祖從封濟北郡公[illegible]州摠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摠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illegible]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摠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illegible]部[illegible]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

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公第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侍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將親信兵刀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

乞嚴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卧以
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
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
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
夫父慕今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
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王丞
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
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二門二王稱為貴
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攸飛右旅
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
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
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資物二千三百
段請以官爵讓元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
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
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摠管先是突厥屢
為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亦素憚其名

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摠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摠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摠管又領潭桂二州摠管二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能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治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給貝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轉秦州摠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為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旅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摠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陳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

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摠
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摠管時年
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摠管又領潭桂
二州摠管二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弼 行樸素
以矯之風化大治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絡 貝而放
之其仁心如此 [illegible] 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轉秦
州摠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
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整獻
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為
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
大志善騎射旅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
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
軍摠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
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
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陳威令壯士奮擊三王
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

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致
其背徹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
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揔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
揔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
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揔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
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
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
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
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
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
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
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
史後封睆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
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
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

崩儼衆十萬連營二十里威鑒山通道自西嶺致
其菁徹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諫大戰威將中軍及諫
平涟位上柱國拜瀘州摠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
摠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
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摠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
雜綵二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販
盧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
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誠亦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

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
勞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罷憲無顏復執謹藏於
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
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
史後封晉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
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
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

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裴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揔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揔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揔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奕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揔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揔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頴

侯莫陳頴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頴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

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
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頴懸軍
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乱輒畧邊人爲奴
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
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頴謂勣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太兵
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
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
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群
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
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
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
陳之役以行軍揔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
法尚陳紀降頴與行軍揔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
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
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
因相與立碑頌頴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
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頴爲

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潁入朝及進見上與潁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揔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潁兄梁國公內坐事徙邊朝廷恐潁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潁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壁不起高勱死亡之際志氣凜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尒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瑤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隋書五十六卷　列傳二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龍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户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户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

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
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
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鷄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
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户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
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
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
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
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
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

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illegible]何改是令君之子
尋授襄州揔管司錄轉治中大[illegible]年徵拜東京吏部
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
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
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
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
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
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
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卿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

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衡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

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嬰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為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還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鹿嘉麥甘露降

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為雍州別駕尋為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為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為反亂徵拜桂州揔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揔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史多不得之官寄政於揔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時

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揔管劉方擒

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冑

薛冑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冑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揔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冑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冑冑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

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 靈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鄧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曾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
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岩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
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
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
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
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
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弢進策曰齊氏建
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
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
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
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
年大舉伐齊卒用弢計弢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
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
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
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
羊千餘頭拜司州揔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太
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弢爲監
軍弢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

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塞其年弢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澮州刺史俄轉隴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弢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將西羌內附詔弢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弢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弢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弢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

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
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忠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
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
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
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兼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
朔代六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
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
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
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
色尤勤遠畧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以
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文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
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
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暖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
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
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
出獵衡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

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素
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
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
州揔管掾及王轉牧楊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
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
職歲餘起授楊州揔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揔管率步
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
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

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
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
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
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
大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
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
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
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
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

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
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
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
從官特賜絹五百匹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
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
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
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
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
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

時父老謁見者衣　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
舉正出爲榆林大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
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
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勑衡督
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
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杜玄感使至江都
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因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
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
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

愍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群聞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孝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揔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荊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

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
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
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
號爲稱職煬帝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
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
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
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
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省而大
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

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
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
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
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
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
用事世充平以凶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
平允宇文弢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
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

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欲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五十六卷　列傳二十一

隋書五十七卷　列傳二十二

特進臣魏徵　上

盧思道

定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辨通俛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恩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恩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既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幸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恩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謙等舉兵作亂恩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恩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

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鄙務既屏魚鳥為隣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

多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翫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緜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絓魚之密網

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遥集於
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
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舟氣之
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
初緑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
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
響噰噰而相續絜齊國之氷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
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
沅水宿避暑言歸絶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

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
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
彈刀俎靡軀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
籞稻粱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
煙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
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
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
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
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

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躰而求見聊
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
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
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
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
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
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
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
不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禺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

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老地[illegible]
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
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
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
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
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
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
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鏁仁義籠絆
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

倒躓憂勞揔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胃高華既致嫌於
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
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悋
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嘗值臧倉
楚逢蘄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
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　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
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
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

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
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
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
下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愿　十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
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
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擥北堂
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
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

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拍此
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
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蔚羅
於數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
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玄冬脩夜靜言
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
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
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
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
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
鄉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
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塡闤闠之
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羨言
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
文蛇艷媼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
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

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塊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棄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趍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棄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

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
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
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
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
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
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 [illegible]祭焉有集
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
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

[illegible]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
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
事兼外兵參軍齊民受禪歷平恩令大子舍人尋爲
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
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
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
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
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
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

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
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
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
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
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
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illegible]祭焉有集
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
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

字[illegible]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
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
事兼外兵參軍齊民受禪歷平恩令大子舍人尋爲
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
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
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
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
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
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

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揔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揔管長史揔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

[illegible]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際陰譖之出爲大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

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
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　大夫宣帝即位轉
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
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
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
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
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宣意文情一時盡
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
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

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
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
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齊州刺史父
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
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
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
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

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
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関
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
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
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
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
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
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沁陽盧思
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

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
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
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
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
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
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
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
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
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

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
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
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
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
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
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
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
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

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
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
吞併永嘉南選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
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
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
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
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
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
而已援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

酒本非經畧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諱時在楊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楊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討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御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況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

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
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
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
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
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
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
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
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大始太素荒茫造

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
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
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
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
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
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
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
圖雜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未而四海
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跣踏戎馬之

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
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
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
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
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
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
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
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大始大素荒茫造

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
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
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
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
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
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
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
圖雜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未而四海
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跣踏戎馬之

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大尉君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天金鋩照野姦椎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窳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

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
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
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
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
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
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
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
擾侵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
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
皆為臣隸瀚海蹄林之地盡充他[illegible]百越九江
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蓋之氣恃龍蟠
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
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
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
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
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illegible]夏亂離緜積
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
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子

改正六樂玉帛鐏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
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安罷廢寢忘
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
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敷於容旨
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傜務農重穀蠶廩有
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
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生羊所以勿踐至
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
能彝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紓紳無勢
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illegible]
[illegible]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退[illegible]岳
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
與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
子爲而不特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
勿休上德不德更乃絜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
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
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
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

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假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遂古邈矣季世四海九

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
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
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
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
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
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
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迥生神謀獨
斷癉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辟朝會山川望
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
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列河瀕海龍荒
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迅暢稽顙
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
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
戴斗大平大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
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
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
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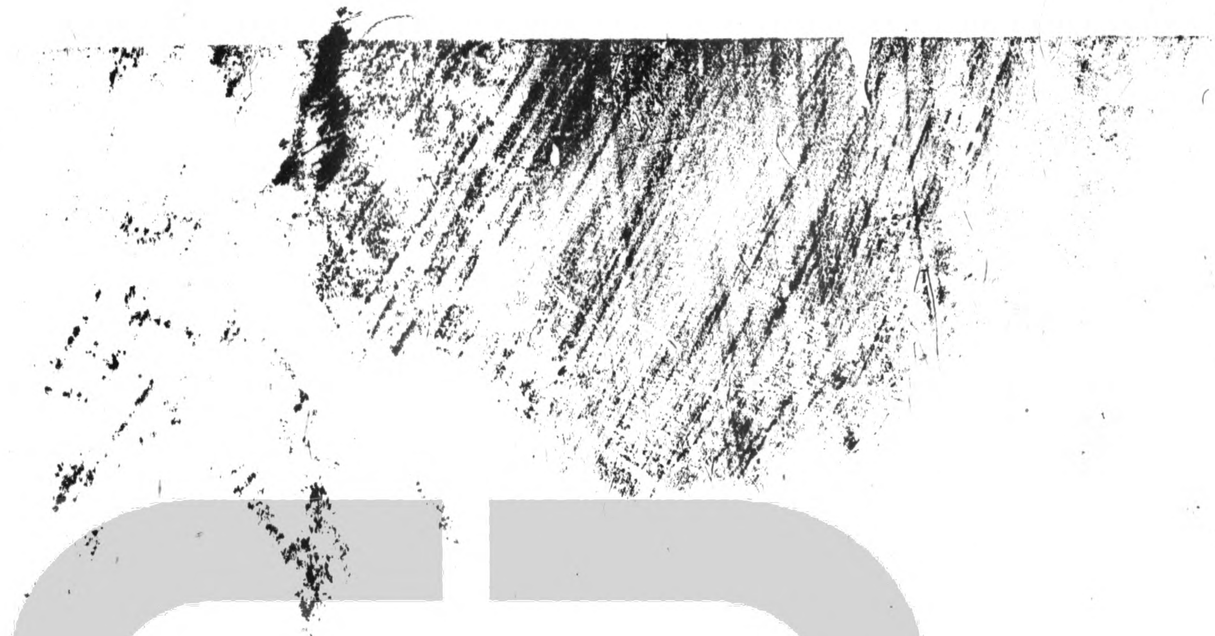
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
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
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容然御辯遐逝乘雲
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數百年尚想
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久象不陳乾坤
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
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
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
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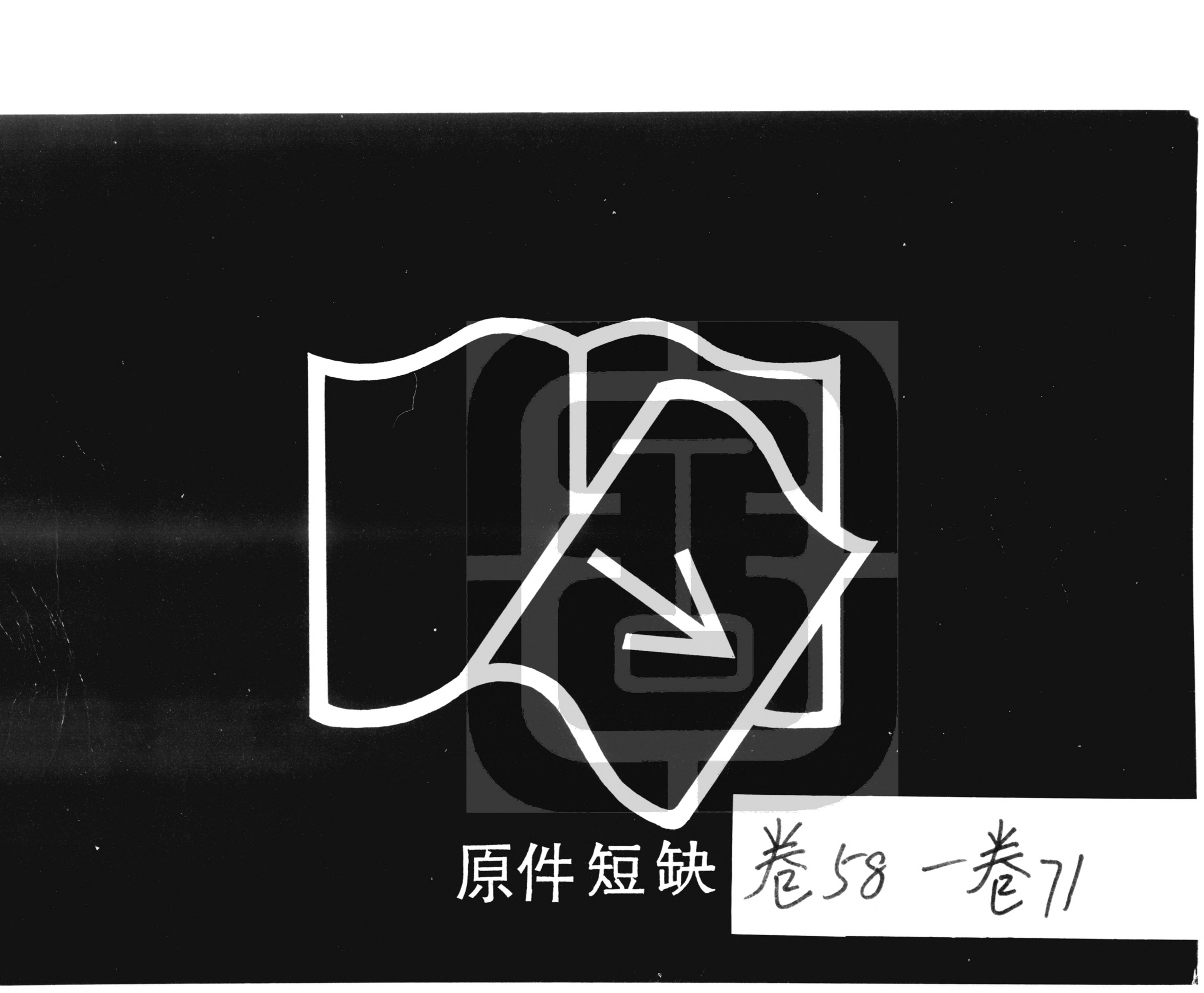
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今決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
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
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
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
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
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
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
皇中爲侍御史楊州揔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

府寮多不便之及蒲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
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
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大常丞胡仲操曾在
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瓜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
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邁官
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
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
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
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

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奉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
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
俱照騁逸足以並駈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
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
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列傳一十二





原件短缺 卷58 一卷71